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七三冊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考								
讀戰國策隨筆一卷								
鬼方昆夷獮狁考								
先漢正史								
史記釋疑三卷								
史記殘一卷（存卷三）								
先漢史論								
讀史記劄記一卷								
漢正史								
漢書音義三卷敍錄一卷								
東漢書刊誤四卷								
漢書讀十二卷首一卷辨字二卷常談二卷								
漢史考								
	隋 蕭 該撰	清 潘永季撰	清 錢 塘撰	清 鐵 雅齋	昭 吉 石庵	雪 堂	昭 代	一
	宋 劉 放撰	清 張 忒著	漢 司馬遷撰	劉 宋 裴 駟集解	代 一	四 一〇	四 九	
	明	一八五	拜 經 堂	宸 翰 樓	一三七	一六五		

兩漢紀字句異同考	一卷	清	蔣國祚撰	遼海	三四五
楚漢春秋考證	一卷	清	陳其榮輯	槐廬	三五五
漢史論					
西漢節義傳論	二卷	清	李鄰嗣撰	四明	三五九
漢史鈔					
漢雋	十卷				
三國正史					
國志蒙拾	二卷	清	郭麌撰	續古逸	三八三
擬更季漢書昭烈皇帝本紀	一卷	清	黃中堅撰	宋林鉞撰	四六三
魏晉南北朝史評					
激景堂史測	十四卷	清	施鴻撰	昭代	四七九
魏晉南北朝史鈔					
南朝史精語	十卷附札記	一卷	邵武徐氏	聚學軒	四九七
隋碑史					
大業拾遺記	一卷	宋洪邁撰	擇是居	明代	五七七
唐正史考		民繆荃孫撰			
舊唐書疑義	四卷	唐顏師古撰	香齋	清張道著	正覺樓
			六二九	六三三	

唐碑史

- 安祿山事跡三卷校記一卷……
廣陵妖亂志一卷逸文一卷……
五代編年

唐 姚汝能撰
民 繆荃孫校

唐 羅隱撰

卽園 六七七
七〇五

- 三唐傳國編年五卷……
五代春秋志疑一卷……
華湛恩撰

清 吳非撰

貴池先哲

七一三
七四五

昭 代

讀戰國策隨筆

吳江張尙瑗損持著

西周

嚴氏爲賊而陽豎與焉

豎韓策作堅字形相類而訛也意必左右近臣陰爲政引導故政得以直入上階外無訛禁由嚴遂嘗仕韓素結之羽腹也政自屠而豎得逸亦非顯然助刃如秦舞陽之副荆軻者

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

昭代叢書

戊集讀戰國策隨筆

卷第十四

世楷堂藏板

報王五庶子其可知者三曰最曰咎曰果齊所欲立

者最楚所欲立者咎而周君屬意於果最旣不得立乃臣事齊又嘗相魏見於短長書者如此胡身之註通鑑謂最非報王之子商有太史周任爲周姓所自此不可以論最也戰國諸公子多以國號冠其名韓朋魏齊趙成趙造皆是也爾時西周夷於列國周最之稱又何疑焉

昔智伯欲伐晉由遺之大鐘

大事記曰夙繇狄國也智伯欲攻夙繇而無道鑄大

鐘方車二輶以遺之夙繇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智伯貪而無信今師必隨之君曰大國爲懼而子逆之不祥赤章蔓枝曰爲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齊七月而夙繇亡

韓慶爲西周謂薛公

唐憲宗討王承宗幽州將譚忠說田季安母助逆而籠絡恒冀與此絕類忠又激劉濟出兵助攻承宗與張登爲藍諸君誘說齊王策極相符但彼以忠此以詐心術不同耳

昭代叢書

戊集讀戰國策隨筆

卷第十四

世楷堂藏板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

伊水經洛陽西南五十里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春秋之闕塞也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陸機曰雒有四闕此其一焉東嚴西嶺並鐫石開軒高臺架峯西側靈巖下泉流東注入於伊水崖駟反都賦曰開伊闕以達聰也

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至前功盡滅

百戰百勝之強而以不拔一城爲劣譬如射者百發

百中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晉蔡謨之論石虎也言敵強之不可輕視也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蘇厲之說白起也言持盈之不宜贊武也

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名曰謀楚秦有詛楚之碑周有謀楚之器吳則有破楚門望齊門越則有破吳門尉佗有朝漢臺古人於所事所讐大書深刻往往如此

東周

昭代叢書

戊集

讀戰國策隨筆

主

世楷堂藏板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

九鼎見於左傳桓二年臧哀伯言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定三年王孫滿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史記周世家成王七年使召公營洛邑居九鼎焉成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漢書郊祀志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竹書紀年成湯二十七年遷九鼎於商邑武王二十五年冬遷九鼎于洛成王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而國策有秦興師求九鼎之事

張儀說秦惠王下兵三川九鼎寶器必出昭襄王五十二年秦攻西周周君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寶器九鼎入秦載於秦本紀此則九鼎始終之可考者也自後秦亡漢興無復言九鼎之事始皇過彭水之鼎而九鼎故在咸陽也漢武帝於汾陰得黃鼎改元元鼎乃黃帝采銅首山以鑄於荆山者與鄭鄬之鼎無涉獨是秦之金人十二漢之露盤金馬更閱晉魏六朝興廢各有遞述九鼎爲三王傳世之寶歷春秋戰國震眩耳目一入於秦而冥然百代聲響沈寂唐武后神功元年復鑄九鼎蓋三代之九鼎不可問久矣宋徽宗崇寧三年復鑄九鼎玉海云唐志有許康佐九鼎記四卷其書不傳姑書之以俟博物之君子

東周與西周戰

玉海呂氏曰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後漢志雒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所

城洛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水經洛水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又東過雒陽縣南注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郊山以爲天下之大湊春秋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成成周之城故亦曰成周也○華延雋曰雒陽城卽成周也後漢魏隋並都於此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

水經注伊闢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闢伊水歷其間北流枝津右出焉東北引溉東會合水同昭代叢書

戊集

讀戰國策隨筆

卷第十四

五

世楷堂藏板

注公路澗入於洛戰國策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卽是水之故渠也

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先君之邱墓

齊策無孟嘗君與魏燕破齊之事史記本傳所稱於此乃信○王貞善曰孟嘗君食客至三千餘此其意何爲哉或曰盜名也曰不止盜名將盜齊國也田齊先世厚施於民得爲諸侯文變幻其術而以養士易惠民謂士歸民心焉往况曩者薛公之位以賓客延譽得之今所食賓客益衆安知不益爲延譽使齊國

終爲我有乎樂毅之於燕異姓之臣也其忠義不忘於去國之後文於齊同姓也得罪奔魏卽與諸侯共伐破齊忿恨故主甘心宗國文亦忍矣哉

產以忿强秦

吳正傳註謂產字爲誤非也乃倒字句法直曰以產忿强秦耳產忿如產怨產禍之類

太卜謙之曰周之祭地爲祟

此與晉文公執曹伯分曹衛之田而曹伯之豎侯孺因晉侯有疾貨晉筮史使以曹爲解同一智數晉景公疾夢大厲卜者曰大業之後爲祟安知非卽趙氏之黨賂卜史以求復趙宗者耶

管仲故爲三歸之家

論語管氏有三歸註疏包氏引此以爲娶三姓之女朱子據劉向說苑以爲築三歸之臺

周君遂不免

不免工師籍仍與呂倉並相也上篇籍恐客傷已正受誣之人

秦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

王雱稱商鞅爲豪傑之士曰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
蘇軾上神宗書亦引商鞅以比新法

欲傳商君

孝公傳位商君之說史記鞅傳所無觀其車裂之禍
或因此致然不獨刑虔黥賈之報復也自陽城箕山
而後人主親信其臣因而倣效子增子之亦戰國一

時事也漢哀帝嬖董賢而欲法堯禪舜唐中宗則曰
我以天下授韋元貞何不可荒主兒戲固不足嗤蜀
昭代叢書 戊集讀戰國策隨筆 十 藏板
先主謂孔明曰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宋儒多曲護之
以爲志在拯世夫孔明之心爭光於日月若先生之
爲亂命誠如孫盛所譏耳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周知其利害而春秋士君子
仕不出疆於秦吳絕國燕宋千里山川土俗或未
諒悉至於七雄虓鬪長駕遠征遊說之徒馳騖列國
不得不以抵掌形勝爲長蘇張爲一時領袖合從連
橫諸篇無不列眉臚指意兩人從鬼谷學術與夫發

僕揣摩者皆是道也張儀與司馬錯爭論而言下兵
三川據九鼎按圖籍天下莫敢不聽蕭何入咸陽收
秦丞相御史圖書具知天下阨塞戶口而戰國說士
惟黃歇遊學博聞所上秦昭王書於列國地形最悉
荆軻入秦所獻亦以督亢地圖爲先故知談經濟者
無過方輿也

又

短長十二國之書實出自一手與國語列國冊書各
爲體例者不同詞多重複由其翦裁未施事必照應
昭代叢書 戊集讀戰國策隨筆 八 藏板
由其旨趣歸一一時策士揣摩情勢有擬之議之而

未必其言之行之者若慎子蘇子之爲楚太子謀是
也有如劄記秦牘不必造膝面陳者若黃歇韓書非上是
也其書出自六國之人而非秦人故於齊趙燕之亡
嗟咨恍慨扼腕流涕而蘇秦始將連橫一篇純乎排
抑秦人之辭偏載之秦策之首又其書偏出自縱人
故張儀樓緩之傾詐摹寫無遁情而於蘇氏兄弟始
則鋪揚季子相趙之偉績終則曰天下由此宗蘇氏
之縱約代厲名顯諸侯

於是乃摩燕烏集闕

燕烏集闕忘其巍巍鳴則自鳴蘇子效之藐大人也

請使客卿張儀

唐李涪刊誤曰春秋之後權尚之士適列國爲客卿如孟軻在齊樂毅在燕趙西漢鄒陽在梁伍被在吳亦行斯道自中和以後藩鎮道賓者名曰客卿始則食客之徒時有此號近則名人朝士不免繼之訛謬相承莫不因此

陳軻去楚之秦

昭代叢書讀戰國策隨筆卷第十四 九 藏板

劉子威曰戰國之伏軾而游者大抵皆傾危士秦之虎噬天下士依以恐持諸侯則易爲功若出入秦楚能忠楚而不忤於秦者陳軻哉軻之說多欲安全山東之國而不重爲身故賢於儀衍遠矣○韓策濁澤之戰韓以過聽陳軻而敗故軻者心乎忠楚之人也

楚人有兩妻者至則欲其爲詈人也

馮衍爲更始舉哀降光武於河內帝怨衍不時至黜之鮑永謂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道之臣何患死亡華嶠論之曰夫納妻皆取詈已而取士則不能

何也反妬情易怒義情難光武得之於鮑永失之于馮衍

下兵三川

東魏陽休之對高歡曰河洛伊爲三川涇渭洛亦爲三川

魏絕南陽楚臨南鄭

通鑑赧王四十三年秦置南陽郡胡身之註凡山南水北皆謂之南陽晉南陽在修武以在太行之南大河之北也秦置南陽郡以在南山之南漢水之北也

昭代叢書讀戰國策隨筆卷第十四 十 藏板

予於左傳始啟南陽辨之甚析此魏絕南陽卽晉受於周河內之南陽非秦納于楚漢東之南陽趙策下軻道南陽而伐魏魏策韓欲攻南陽並是其地又通鑑漢高帝元年沛公爲漢王都南鄭註南鄭古褒國秦未得蜀以前先取之既得漢中乃以南鄭隸之而置郡焉春秋楚人巴人滅庸卽均房兩州地按竹書紀年穆王元年築祇宮於南鄭左傳所謂王是以獲沒於祇宮是也穆天子傳屢書天子入於南鄭卽未合於漢中郡之南鄭與此篇同

利盡西海

西海見新序蓋指蜀川也

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熙寧中夏主秉常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郭
遂曰此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

賜以誓詔遣趙高等如夏定地界夏使者語畢遂不
許易城綏州改名綏德城

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

事未形而揣之如射覆形未見而迎之如逆客

昭代叢書

戊集

讀戰國策隨筆

卷第十四

世楷堂

十一

藏板

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

唐高宗苦頭重不能視侍醫秦鳴鶴請刺頭出血可
愈天后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

之未必不佳刺百會腦左二穴目遂明蓋苦口利病
而服食求仙多爲藥誤故魏武之斬華佗代宗之信
柳泌其閼均也

王迎甘茂於息壤

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於羽郊
其地在徐堯柳子厚有永州龍興寺息壤記張世南

遊宦紀聞云今爲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江陵法
濟寺息壤唐元和中裴苗牧荊州掘得之霪雨江漲
埋之而止厥後亢旱詣寺發之必得滂沱之應宋王
子融作記獨秦地之息壤則未詳也

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其實郡也

大事記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
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
縣是也孝公用商鞅并上郡爲大縣縣一令尙未有
郡及守也魏納上郡十餘年秦始有漢中郡蓋山東
昭代叢書

戊集

讀戰國策隨筆

卷第十四

世楷堂

十一

藏板

諸侯先變古制秦效之耳

遂拔宜陽

王伯厚通鑑荅問曰秦何以先拔宜陽此窺周之漸
也宜陽密邇洛邑灤殼皆在境內韓之阨塞周之屏蔽
也黎亡而殷危下陽舉而號滅故秦之拔宜陽志
不在韓而在周

其健者來使至則王必聽之

宋藝祖操此術以折徐鉉也使命之功罪由國勢之
強弱難言哉然亦有存乎其人者觀諒毅唐睢論之

以情奪之以氣竟能不畏強禦若三國六朝鄧芝張暢愈使人景仰風流

致至則危累棋是也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左右莫敢諫荀息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子試作之苟息乃正顏色定志意而作之左右懼憚息靈公曰危哉危哉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國用空虛社稷將亡靈公卽壞其臺

鬼神狐祥無所食

昭代叢書

戊集讀戰國策隨筆

卷第十四

世楷堂

藏板

狐祥狐爲妖者

臣爲王慮莫如善楚至而魏亦關內侯矣

歇之大旨不過卸禍韓魏以紓楚國目前之兵難然已陰導近交遠攻之端矣鄭國間秦鑿涇爲渠延韓數年之命而實貽秦萬世之利皆時勢使然也

范睢至秦王庭迎范睢

戰國諸侯王爭相傾以待士故遊說橫行然未有如

秦昭王初見范睢之隆禮非常者蓋在位三十餘年受制于母后元舅而思反之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

生者也王章論王氏之惡於成帝之前語泄被禍而秦昭之威柄大勝漢成而魏冉之恣睢亦不至如王鳳之甚也

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時至戰國而有稱謂之最古者二焉君稱士爲先生士稱君爲足下皆春秋所未聞也先生始見於魏文侯之稱李克秦惠王之稱蘇秦足下則見於范睢之說秦昭王蓬軒類記云古人足下之稱率施於尊貴

昭代叢書

戊集讀戰國策隨筆

卷第十四

世楷堂

藏板

者蓋因其足下執事之人以上達耳後世定以天子稱陛下諸王殿下宰相閣下今平交相謂聞人稱足下則不喜矣明世至尊以先生稱其宰相經筵進講天子則曰先生每吃酒飯東宮曰先生吃茶而一二卑謔之臣乃更辭之以取媚說者深歎息焉

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皋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險則上黨之兵不下

太行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澤州之南羊腸之道也崔伯陽感山賦云或主或臣建功立業尤顯聞

於後世則有決羊腸之峻塹此山之道攻滎陽以威天下應侯爲秦昭王之謀也據敖倉之粟杜此山之阨使天下知所歸者酈生爲漢高祖之謀也踰此山入射犬大破青犧之衆以收復天下之心者漢光武也濟河降射犬之衆還軍敖倉然後西向以爭天下者魏武帝也進據武牢扼其襟要俾竇建德不能踰山入上黨收河東之地而卒以并天下者唐太宗也○郡縣志河南府汜水縣古東虢國鄭之制邑漢之成皋項羽使曹咎守之漢擊破之春秋襄二年城虎昭代叢書 戊集讀戰國策隨筆 卷第十四 主 藏板 世楷堂

牢胡氏傳曰今爲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呂氏曰滎陽成皋自春秋以來常爲天下重地由秦而上晉楚於此爭霸由秦而下楚漢於此分雌雄七國淮南之變猶睥睨此地而決成敗焉東都以後言形勢及之者鮮矣人事旣改則地之輕重亦有時而移也

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司馬文正公曰穰侯相秦益強宰制諸侯如嚴主

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范睢非能爲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至於遷逐母弟況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愚隸其說作范睢論蘇頴濱論曰范睢相秦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勳而逐之可也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及睢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故范睢蔡昭代叢書 戊集讀戰國策隨筆 卷第十四 某 藏板 世楷堂

澤自爲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亦聞恒思有神叢與

神叢木中有神憑之

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

胡三省通鑑註曰水經注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爲言其水出絳山東西北流而合於澮猶在絳縣界中智伯所謂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由余謂自春秋之季至於元魏郡縣之離合川谷之遷改不可以一時所睹爲據史記

正義韓初都平陽今晉州也括地志絳水今名沸泉源出絳山飛泉瀆涌積壑三千餘丈極爲奇觀可接引北灌平陽城鄖道元父歷任三齊少長齊地未嘗至河東也此蓋因耳學而致疑括地志成於唐魏王泰羅致一時名儒以作此書其考據宜詳當取以爲據

若死者有知至太后曰善乃止

宣太后聽庸芮之說猶能循禮而葬漢館陶公主則竟與董偃合葬矣周秦行記胡鬼安能爲之語當時昭代叢書戊集讀戰國策隨筆卷第十四世楷堂藏板

妃后皆不知畏先王之積怒者也

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

與鬪矣

春秋風俗猶尙廉節列國賢士大夫如朝設糗脯壺食從徑一狐裘三十年帶偏冠盡妾不帛馬不粟之風班班可數其貪贓嗜利者叔魚以喪其身慶封以殲其族囊瓦以亡其國士論官箴恥之戒之至戰國而坊閭頓弛習尙大變蘇秦首以位高金多爲榮一時遊士淳于髡公孫戍梧下先生之徒黃金劍馬視

爲自銜誇人之具連雞鬪狗之語國勢盛衰兵交離合於其間而虎視之強秦偏能挾其權以制列國之效也頓弱欲以萬金圖韓魏唐雎能以五千金効天子之士尉繚子亦嘗說秦王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夫財者天下之大命也後世使鬼通神之喻古聖人亦嘗言之曰何以聚人曰財彼應侯始皇之愚弄列國越勾踐之謀吳與武王之散財發粟以悅萬姓與齊桓公之輕幣重禮以來諸侯仁暴不同而用財昭代叢書戊集讀戰國策隨筆卷第十四世楷堂藏板

之術則一皆不失爲智獨爲所用者自安於愚而不之悟也何哉

今亡汝南乃卽與爲梁餘子同也臣何爲憂

此卽林類子桑戶之徒滑介支離之說而以謀國之臣言之則詩王夷甫諸人嘗以此術亂晉矣風流成俗與矯詐欺君又各不同也

武安君稱疾不行

蘇轍曰嘗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睢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歎曰起以武夫

困於游談之士使勉強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讀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決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爲之流涕也趙充國征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充國爲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不能害充國而陷其子印嗚呼循道而不阿自古難之矣

又

荀子言將不受命於主有三其一謂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白起王翦是也晉周處唐哥舒翰朱楊業有媿此言破軍辱國李陵赴蘭山當需春乃出帝疑其悔而輒以九月發技癢欲試尤爲下矣

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
韓非子衛嗣君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

長城鉅防足以爲塞

水經注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山上有長城西接岱東連琅邪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爲長城又云晉烈公十

二年師伐齊入長城史記所謂齊威王越趙侵伐我長城者也此亦如楚築方城於下蔡列國封守自衛之道迨燕趙各築長城以備胡秦始皇因之使蒙恬北築長城壘山堙谷千有餘里遂爲塞北專名不可易矣

舉趙亡韓

士人出疆載贊固未有忘父母之邦者况公族子姓乎文將右齊而左魏衍將右韓而左魏所之之國固以是意之而自返宜何如非書舉趙亡韓之語譏於昭代叢書 戊集讀戰國策隨筆 十 世楷堂 卷第十四 藏板 後世大約姑以是爲進身之梯若黃歇說昭王書亦曰危動燕趙持齊楚未敢顯然專爲其國也其後李斯姚賈毀之曰非終爲韓不爲秦終以此得禍較諸後世劉煜元胄蕭正德之徒未可同日語矣

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

應侯不快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季布盛怒待曹邱曹邱入則揖季布說士之家風所以折說者之氣而伸其辯曹邱之揖布以揚其名澤之揖應侯則奪其位矣然布忠節著於楚漢之間揚其名者無待曹

邱雖歸相印免於商君穰侯之僇其所全於睢者實多

不習於誦

戴文光曰秦自昭王謂儒無益人國而楚亦謂不習於誦此坑焚之兆也

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

王世貞曰自古及今取富貴乘權勢者無如不韋之穢且卑然亦未有如不韋之巧者也凡不韋之所籌策皆鑿空至難期而其應若響彼固自有天幸亦其

昭代叢書

戊集

讀戰國策隨筆
卷第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術有以攝之至于御倡而知其孕大期而始生政於理爲難信母亦其客故爲是以晉秦皇而六國之亡人侈張其事謂秦先六國而亡也黃歇之爲奸大類不韋而行之於爲相之後尤不義春申不當稱四公子賤謀貴疏間親與文信侯並稱可也

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

揚子甘羅之悟不韋張辟疆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才也茂良不必祖父合之盱眙人武涉年十三而說

項籍可爲三辯童○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愚嘗以舉子五歲而贊禹對之此又二聖童也

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

蘇林曰白起破長平軍遂欲滅趙遣衛先生說昭襄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于天

太白爲之蝕昴

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賓遷母蕡陽宮之事惟茅焦諫而入而頓弱又及之蓋在焦之後也

昭代叢書

戊集

讀戰國策隨筆
卷第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稱夏王爲陳侯臣安邑夏禹舊都魏都安邑故稱夏王猶韓居新鄭而稱鄭王也齊以敬仲之後稱陳亦是古名或追世系或就封域更迭稱謂由來尚矣

李斯爲秦客卿

孟子之徒公孫丑萬章輩皆有過人之才無一見於世者蓋平日王霸義利之辯明足以維繫其心也觀荀卿之於李斯自知其教有異若李斯之於荀氏之門益歎公孫丑萬章之徒爲不可及已